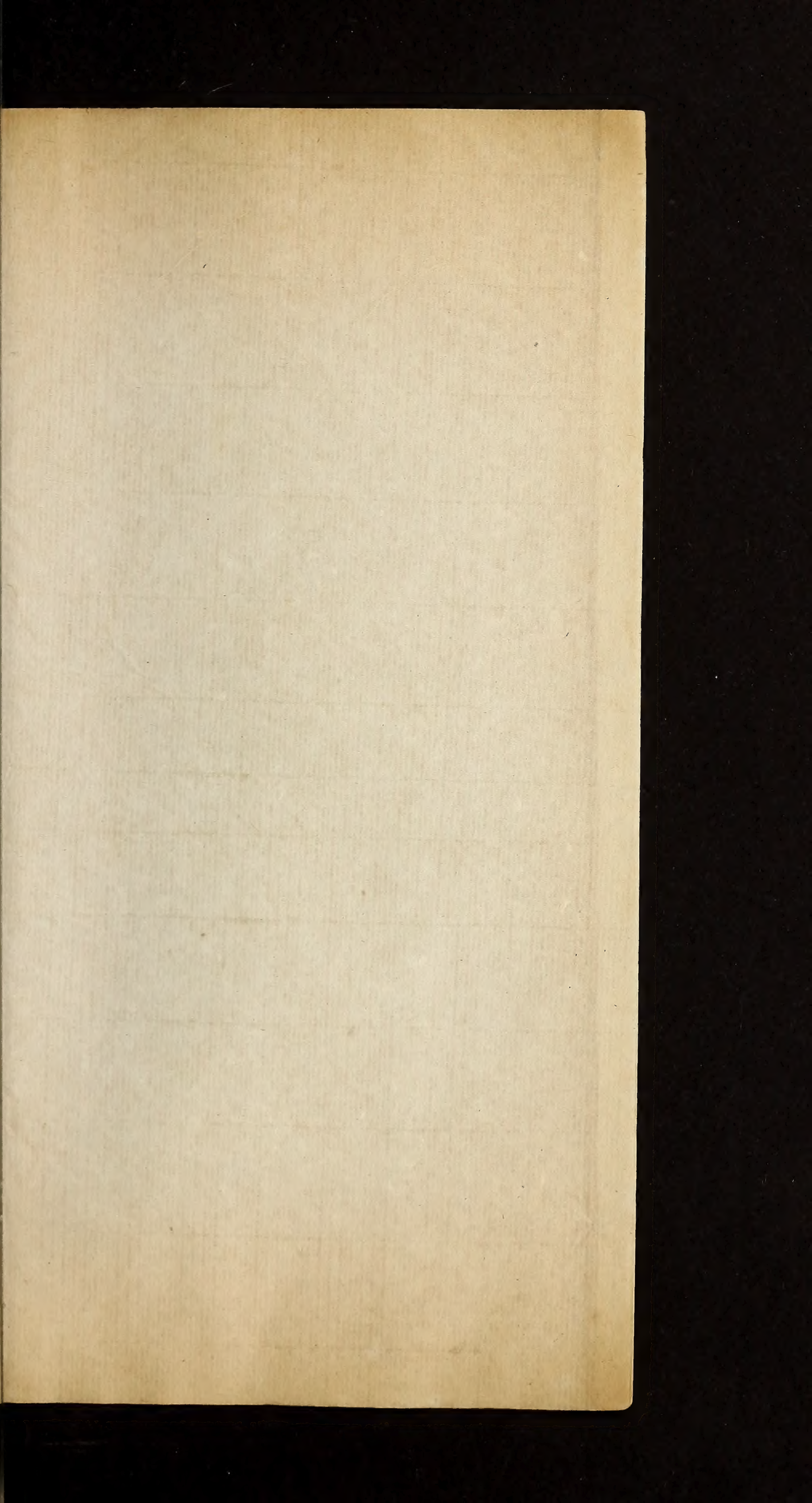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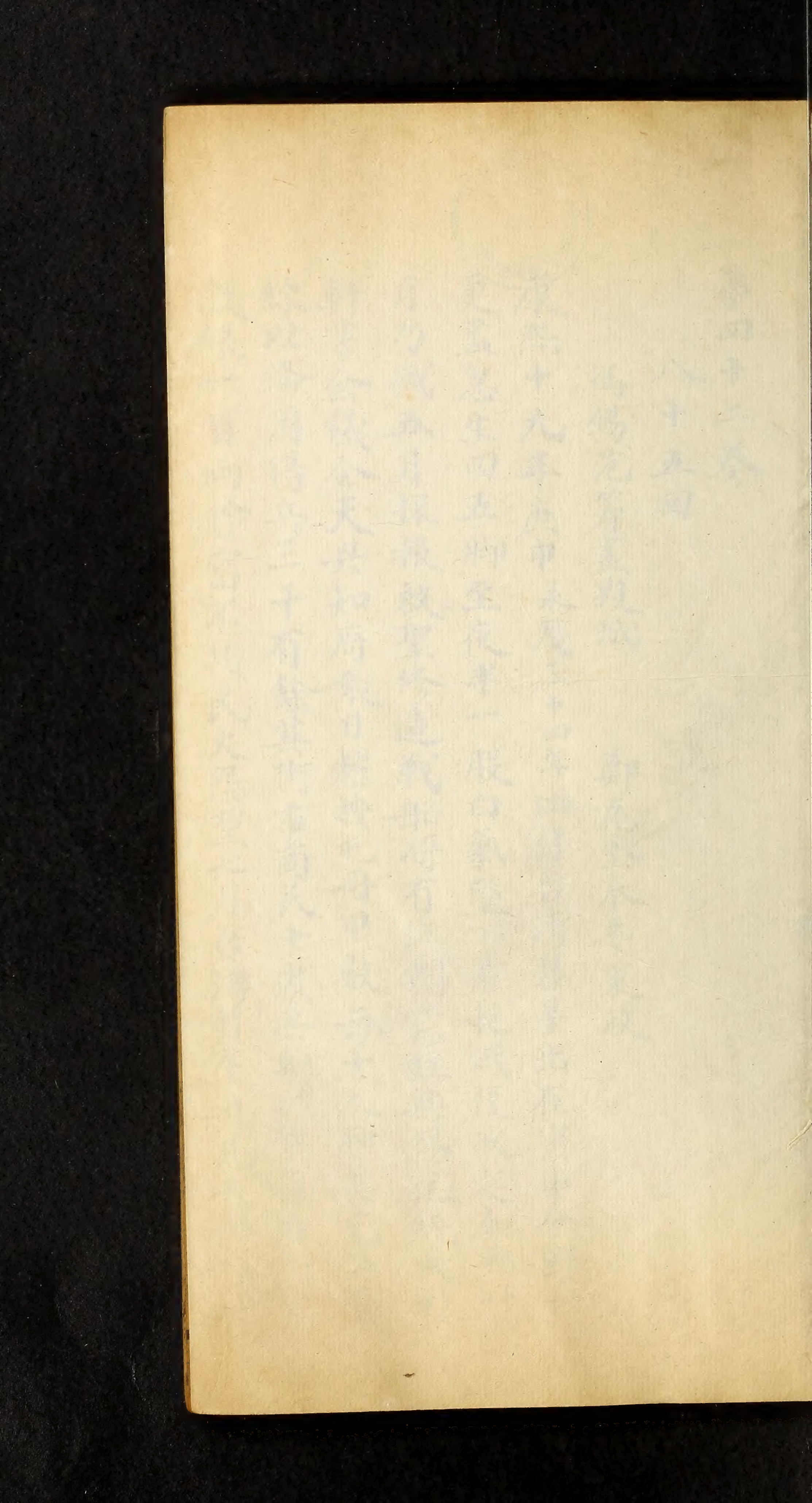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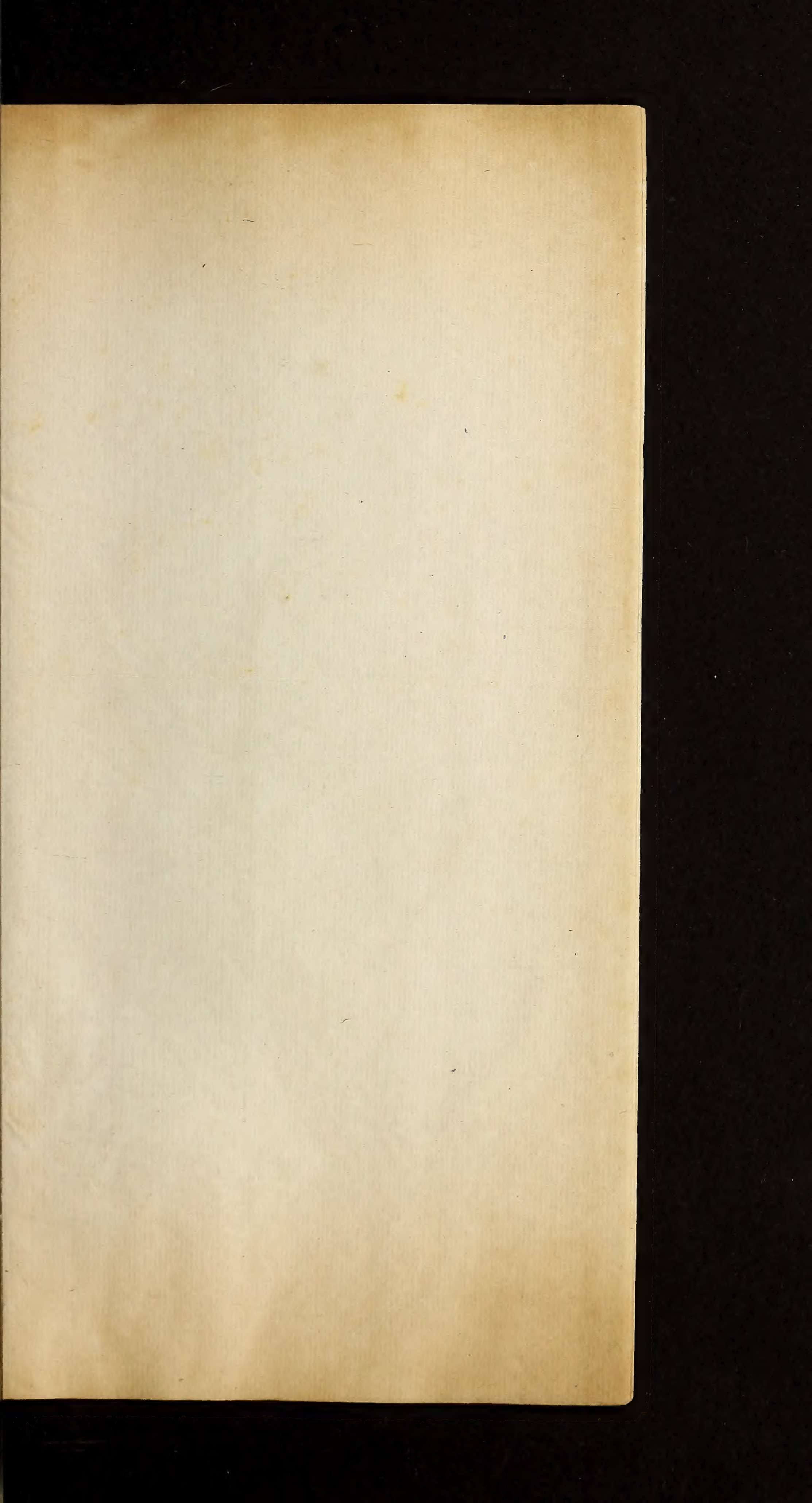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巻

八十五回

馮錫范籌畫毀城　　鄭克塽奉委秉政

康熙十九年庚申永曆三十四年四月台湾彗星出在寅申分野一更盡忽生四五脚至夜半一股白氣墜下甚長俄復收起如此一月乃滅五月探報啟聖修造戰船將有征剿意經共錫范縄武国軒芋会議令天兴知府張日耀按屯冊甲数毎十人抽其充伍奮練以備用得兵三千有餘其街市商民十家共輸一口毎名折價徵銀一百両貧富不均民大怨望七月台湾彗星再見于西南庚

酉分野有白氣一道狀如劍甚長冲指東方至十一月方銷十月
探者报海壇总兵林賢欲領大隊舟師從福州港飛渡直過雞籠
山據為老營皆次進兵而攻台灣錫范啟経曰雞籠山居台之北
乃淡水上流且灣堪泊船百餘艘前吕宋用巴礼即天主教 建城
與土番貿易因地生硫磺不生五谷運接維艱故棄而去迨先主
得台灣継紅毛帰国紅毛通事楊宗九将所有夹板駛到雞籠山
重修其城意欲窺渡台灣后係黄安督兵攻紅毛紅毛亦以水土
不服之故而無外援棄之是此地最难居也今林賢欲統師從此
登岸發兵右遣将固守必当運粮接應不但運粮維艱且虞水土

不服不如遣一旅前去巡視將雞籠山城毀為平地棄而勿守林
賢右來使無安身之地陡然上山水土未服然後興師進攻一鼓
而破之經從其議遣林陞帶兵北巡黃墜雞籠山城陞奉令至雞
籠山見其形勢秀奇峰峦高聳而且土地饒沃溪澗深遠是未闢
荒蕪之膏腴暫為鳥獸之藏窟其土番種類繁多散無統屬性甚徤
勇且山之項黃金結纍人欲取而無路可達惟溪之之內流下金沙
可取金寒々水冷極雄壯之夫入水二次而已況硫磺最盛故五谷
不生难以聚衆陞刻督兵士將雞籠山城悉毀折為平地而回復
命但前江勝於是早令人卑辭說朱天貴々亦以夙好繼之去勝

下達濠依邱輝会艅下石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惠来等縣沿邊廣東提督侯襲爵兵一等侯潮州総兵馬三奇率騎步沿海堵禦截殺又差員架船招撫將曾成芳以散其党羽追至天貴投誠啟聖與正色大隊悉在銅山將欲進剿邱輝向勝謀曰今者銅山粤東難無舟檝而啟聖必移師澚南達濠孤軍恐難與敵欲將埠頭居民悉移東都何如勝曰此萬全之策輝勝席捲而去故達濠南澚咸平襲爵改潮鎮中營遊擊蔡植茂為達濠協鎮以林天貴為右營蔡大茂為左營裁潮陽為協遊擊啟聖后会兩廣総督吳興祚題達濠南澚城設总兵一員以楊嘉瑞任之時邱輝江勝至台見

經々各分配屯地安揷經以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苛相繼淪亡
不勝感嘆遂于洲仔尾搽地令李景監造園亭植種花木一日振
竣張日耀供設甚奢請經遊經仝克壓錫范繩武進功国斬洪磊
沈瑞何祐林陞江勝林應卯輝吴潛楊德黄良驥邱斌苛文士武
將园樹酣樂繼夜而散經就洲仔尾园亭爲居移諸嬖倖於内縱
情花酒下令長子克壓臨国秉政凡文武啟章一切悉听克壓裁
决壓已委任撫緝兵民剛断果决有乃祖之遺風經之親信権倖
莫不畏憚又虞克壓年輕未淂其宜令人黙取其所决諸啟章断
事者閲之條々有緒心大喜悦以其後事倚托淂人遂放縱花酒

不預政事而竟卜晝卜夜之欢

第八十六回

臨危托孤刘国軒　　假病受害諸公子

克𡒉既奉父命委理政事上至董国太諸叔下及鎮將兵民繩以礼法不肯阿附徇縱故兵民感戴権要屏息但李景張日耀雖各斂蹟然終媚事於經而甘心焉

康熙二十年辛酉永暦三十五年正月元旦克𡒉率文武朝賀於台湾之安平鎮然後拜賀董国太方過承天府洲仔尾賀経大宴飲而帰經歡以是月望日大放元宵張日耀即傳街市居民搆結鼇

町懸掛古董竹馬故事烟火笙歌以供遊玩克塽聞之偏僻海外
地窮民窩屢年征戰幾不聊生蘇屢振
清朝整脩戰艦意欲東征人心洶湧何必以数夕之欢而費民间
之食伏乞崇儉以培元氣以永国祚啟工嘉其能固邦本納之即
為禁止就于洲仔尾园亭大張灯綵共錫范縄武国軒進功芽竟
夕欢樂經因縱慾酒色過度痔瘡暴脹大腸縈闭医者療治調理
無效克塽日夜侍側衣不解帶督視湯藥經時不能起傳国軒至
床前指克塽而言曰吾共君患难相從意望中興豈疑今日半途
而别此子頗有才幹望君善輔之吾死九泉亦瞑目也軒叩首曰

藩偶尔微疾不過理其元氣則腫自消何用掛懷于翼公子軒自當竭力以佐豈有二心適錫范入經亦謂范曰吾不免矣凡諸事全賴君共武平協力輔此孺子范曰此不過大腸火盛散之則腫消藩主何多慮為徐而脹腫难堪呌喊遂亡年三十九克臧擗踊號哭令人飛報董国太国太遂率諸子聦明智柔次孫克塽等咸至錫范当于国太前謂臧曰儲君宜守礼尽孝視殮節哀克臧唯唯范着礼官鄭斌等辦喪事随密向国軒謀曰監国乃螟蛉子安有承継軒曰此鄭氏家事豈外人所預范曰有成筭公勿左袒軒許之文武各祭奠畢用王礼殯殮六官会議擇日嗣位錫范密向

聰明智柔諸公子曰自古承繼大統嫡庶尚且有分何況螟蛉乎
郑聰曰公此言真国之輔佐克臧李氏之子血抱撫养人所週知
獨藩主為發者瞞昧且此子狂悖剛强苟其嗣位將来有不利于
国家范曰吾正為此不知国太何如聰曰国太吾之事也地方兵
民公当主持錫范点首而别聰明智柔共議齊向国太啟曰外面
藩鎮員弁兵卒以及百姓各紛紛影沸国太駭然曰何由致此聰
曰以監国非郑氏血脉故人心不服耳国太曰秉政两載兵民素
所悦服焉有是事聰曰監国雖然秉政是藩主尚在不過借其名
耳今藩主先逝欲承繼嗣位人必較正因此不服此乃大事国太

不信当名侍衛中提督问之国太随遣人傳錫范国軒議事軒以病辞不赴差中軍金榮過安平鎮啟国太曰凡有要事請六爺共侍衛酌議（六爺即鄭聰行居第六）錫范正詞擀總鎮將更易弁兵虚為声勢忽闻国太傳遂趋謁国太詢外面事宜錫范曰兵民呬ゝ無他以監国非藩主真血脉也語共聰智明柔同国太疑信参半聰共明䒭又逼之曰国太当速主意倘一旦有变悔之晚矣国太時亦老邁主意不定慮其有变即允其易位范会太意辞出見文武議論紛ゝ国不可一日無君况国君晏駕必有嗣位然後発喪豈有殡殓許久尚虚其位明係奸臣移權当相率啟国太方可范闻言対衆

曰業奉国太命令礼官擇日奉監国嗣位尔諸公不必多言衆乃
散初心疑国軒有詐迫接金棠啟国太之語意遂無忌復囑棠曰
帰復尔主当秘之勿露陳氏人情（陳氏指永華克㙻永華婿）併禁止各
鎮営諸兵士離汎金棠回以范言復国軒〻即按定諸鎮営兵將
但国太受聡明智柔錫范之惑信之會議寘柯彭傳克㙻入内庭
議事錫范密令随悩蔡添仝聡明智柔并伏于室之西廂克㙻至
大門守者不許其随從総轄聡智明柔蔡添諸人突出各交口詬
其非鄭氏血脉㙻見情勢兇猛遂曰此非吾所得知既不是鄭氏
真血脉須見国太納迺監国印璽聡等咸笑曰今日正奉国太之

命亦由不得尔不納還以目視蔡添〻持刀挺出欲行克𡒉大罵
曰蔡添匹夫爾敢弑君添刀已刺克𡒉腹中聰苧四人各揮木棍
助打𡒉立斃于蔡添聰苧之手

此康熙二十年事𡒉之才幹果断可謂中興之賢明矣国軒
既受托孤之重知錫范之謀意当為排解沮阻何乃托病不
赴此亦未足謂豪傑之士不過一武夫耳

第四十四巻

八十七回

陳夫人從容盡節　鄭克塽推奉嗣位

康熙二十年辛酉永曆三十五年克臧既死聰即令烏鬼將臧屍移於傍院而毛與沈誠二將在外守候聞內有變即欲率諸驍將奪門救主云已死矣各嗟恨而散飛報監國夫人陳氏擗踊長號死而復甦者再繩武亦馳至見夫人昏眩倒地慰劝之曰事已至此且緩悲哭夫人曰速護吾進府見国太武曰此是正理併着監国屍在何处夫人曰然繩武令人護送到府直入于內董国太以諸子說他螟蛉不過欲易其位而已豈意聰等賺入中堂當下刺死正在咨嗟追悔忽見陳夫人悲號于前跪請曰監国何罪至此国太曰業已成事說亦無用我見毋自苦亦因兵民不服以監国乃李氏子

非鄭家真血脉耳夫人曰非鄭家血脉媳婦亦安得知既知非真血脉国太應早遣帰宗何国太作婁孫一十八載既不是血脉不得承继亦尚可為平民何至賺入刺死国太語塞莱以永華素為国望特加撫慰劝詢其所欲夫人叩首長號曰願請監国屍收殮相從地下為鄭氏鬼願畢矣国太允其請夫人遂出見其屍躃踊長號国太令舁屍仝夫人帰府收殮殯于中堂遂自絕粒日夜涕號時夫人有孕国太遣老嫗劝慰至再俟生男女我自善待之毋徒過感也夫人曰成立之父尚不能保其七尺之軀何况哌々国太已矣供飯三日聊尽人事我夫妻母子自應相從于地下縄武梦

球諸兄弟壯之轉請国太国太嘉之逐其志令人結台夫人登受文武祭奠畢與諸兄弟拜别從容投繯顏色如生觀者嗟異悉為下淚時有文正公令文正女之歌褒之余書至此亦為之欷渧吊之以四絶云

其一

欲问天高天不知　千声血泪暗中啼
人间無意心灰甚　明月当空冷照陶

其二

一盏明灯照篆烟　傍纏灯影復相連

三朝茶飯尽人事　七尺梁間訂夙缘

其三

雖𢧚明月有時缺　难筭今朝意外愆

自計此身無損起　甘從地下結良缘

其四

縱有百年亦是死　如何七尺完吾生

此行了却人间須　南廊樓台此廊塋

錫范敎鄭聰愬国太明克㵒蝖蛉难嗣大位狀于通衢兵民嘆息

使董狐在必書曰刑国軒弑其君之子克㵒

国軒率文武連名請国太早定嗣位以安人心国太以經次子克

壎承继時年甫十二頒諭台湾地方又命經弟聰為輔政公聰懦
而貪名為輔政寔決于范軒壎以擁立功表封為国軒為武平侯仍
管中提督事得專征伐錫范為忠誠伯仍管侍衛貢參軍机其餘
文武各加一級照衔辦事令戎旗四旗董騰国太姪統船一十五隻前
往澎湖設險鎮守不時巡哨防備啟聖乘虜東征細作探知經已
死諸弟謀殺克𡒉錫范立其婿克壎嗣位情由飛報喇哈達姚啟
聖萬正色楊捷哈達曰天將亡賊故使內乱可出示前去曉諭以
散人心示曰
寧海將軍喇 為閩疆之殺運將除海逆之氣數当尽仰遵

天討特布忠言以慰民心以彰宏化事照得培国家之元氣首在安民起井里之瘡痍先於除暴海逆鄭氏世為国賊窃永暦之虚號寔非有心為明竄遠島之竊踞不過僅名為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壊人廬屋荒人田土追至兵師问罪振旅征伐則正供雜派既困于追呼而運械餽粮又疲于奔命顛沛流離幾数十年矣此不特南征將士鞍馬風霜不無切齒嗟彼窮黎寔受毒荼更当仇不共戴者也前者搗其巢穴餘氛消遁乃根株未淨前孽復生遂乘甲寅之変侵凌州郡肆為剽掠天戈所指两島蕩平而遠遁台湾遊魂釜底不免

有死灰復燃之虞是賊之一日未滅即民之一日未安本將軍之
憂思亦一日未已方今鄭經已伏冥誅而嫡庶爭立奸党窃權
此內乱方深揆之天時人事兩端不可不為敗亡之兆固不待智
者而後知之是以本將軍相机度勢会同督撫赴泉商確共奉
諭旨同心会意底定海疆正在調遣進発間先委能員前往台湾
宣布威命無非仰体
朝廷好生之德凡一切往来招撫常談皆本將軍所不樂道一片誓
言不共俱生之念雖有欲鋤尽根株為萬年長久之計但念衆苦
皆吾赤子豈有生而為逆者其中不無倔奇負異之輩倘得展其

所長足為天朝佳器而所以失身入海寔非得已或為飢寒所驅或為賦税所廹或因誤投于法網苟且逃生或受欺凌于富豪身雖已脅志実可矜故不吝再四招徠許其自新所可駭者賊非生于空桑不無眷屬于内地乃不知極力劝諭令以向化傾心竟爾助賊為雲流殃桑梓所稱文物礼教之邦当如是耶本將軍前駐泉州將及兩載其間潜偵密採無不週知所不欲株連無辜故隱忍姑待徐施劝諭今当大修戰艦糾合鋭命不日東征勢如破竹正尔民出力报効之旹誠恐未喻

德意不得不反覆開陳合行曉諭為此示諭濱海百姓併島上將弁兵
民人等知悉凡有親屬陷身海島者不妨密报本將軍給照前去
劝其及早效命尚有反邪歸正之路何苦背鄉井棄坟墓置身于
風涛不測之中誠非計之得者如果翻然悔悟慕義来前除將本身
立照原銜叙用外其功化之人功亦难泯定行一体優渥断不負
尔若有先見机之哲舉土地而来歸斬巨魁而献馘操舟纳欵率
衆輸誠本將軍当分别具疏
題請從優録用尔独不闻当年歸
命人員悉膺顯秩甚至有爵至公侯伯者我

朝之待投誠不可謂不厚矣往事可徵正宜各奮功名乘時建業倘猶眷戀鮫宮徘徊水国舟師南指玉石俱焚悔何及焉嗟〻賊氣將盡民困已極乘此長風破浪之時直抵㟢島盡掃餘灰除東南數十載之殺運救海濱百萬户之生灵將見海波不驚烽烟無警兵民共遊于光天化日之下豈非一勞永逸將長享太平之福者哉本將軍滅寇安民苦心至深且切故不憚言之長也各宜猛省毋違特示

遂刊刷張掛沿海地方另裝二箱并礼物移文差船送到澎湖一箱守澎湖將弁轉送到台灣付刘將軍收掛差者果送董騰行營

投交騰礼待其使將文送過台湾兵列国軒〻悪騰多事却之去何必轉遞騰滑回者報即送其回憂

第八十八回

平海施琅受机宜　謀降朱寿首始末

康熙二十年辛酉永暦三十五年五月鄭明鄭智二人欲捐資募兵請于錫范〻不允謀之国軒〻曰公子有志為国捐資募兵此誠盛舉之事有何不可軒当代為轉請明智謝之軒啟克塽曰屢聞姚啟聖欲與兵東征臣下效命之日何況至親骨肉明智招兵宜允其請塽從之遂以明為左武驤將軍智為右武驤將軍但旅未成

騷擾難堪軒與范又啟壄止之六月国太以監国死非其罪且非己意積欝于怄遂染成疾于二十日卒克壄率文武掛孝兵民莫不嘆惜

按国太與成功不合因辛卯歲馬滑功陡然率騎兵徙高崎渡廈穿將芝莞聞報收拾輜重棄島下船且不領董氏董氏聞報独怄郑氏神主出奔金玉宝玩一無所取成功嘉其大有見識遂敬重之并預兵旅事迨至嫡居每深戒子孫当撫恤百姓厚待將士至丁巳敗七府棄諸島嘆曰吾輩不才徒苦生灵耳凡台湾有被擄與孤貧丁役咸受其恩

八月有悪董騰者因喇哈達差員送告示至台灣時曾餽送騰礼物不却之去反留在澎而為轉送着親随一営王一豹欵待曽有一月其中雖無交通情弊然揺動人心其寔可悪令右武衛林陞往湖澎代董騰鎮守着騰回台一豹惧有禍発火薬自焚其船而死啟聖屡接台湾偵報知鄭経已死奸子争立奸党専権母亦卒是天之將亡鄭氏但平海之將未得其人私計当此任者非施琅不可遂與其旅合疏保題施琅

聖祖允之即名琅　陞見咨授平海机宜出為福建全省水師提督調招撫將軍楊捷仍為松江提督改萬正色為福建陸路提督琅遂

陞見即辭出京七月賓客司傅為霖原與施明良共謀欲生擒郑
經而獻諸島因見国軒提防過密處事難成遂先出首以掩己罪
追經奔台独藉華一人後華解權經死克塽遭害陳氏之望稍衰
而輔政公郑聰屢向人言傅為霖是從閩爺投誠的人聞令郎郑鳴駿
曾授松江府通判今雖来歸不念其惡而用之若論藩恩不可謂
不厚矣前者施明良是處事之难成非是本心吾观此人面帶冷
笑心藏不測速宜遠之為霖聞之心不自安偶與令史陳典輝談
衷曲典輝曰公原任
清朝且姚總制又甚重公前謀不成乃天耳何不再密通繾綣今

整舟師以攻澎湖可便接應為霖曰吾亦有心久矣因前有破綻
不便差人以生疑端公如有心当指天日吾即出禀到省如何典
輝首肯遂押劍盟誓霖修禀交輝〻有族姪崇善貿易往来接濟
甚熟沿邊港口遍知輝將霖禀交崇〻借生理為名寄泊其船於
遼罗外洋覓漁舡入漳州見啟聖〻大悦立傳陳崇入見叩首具
陳為霖與叔典輝仰慕德化欲傾心投誠啟聖曰爾叔與為霖悉
係文官欲謀全国來降豈不是难爾既有船在外本部院令人裝
貨一倘併銀萬兩劄付数百張爾可倘到台湾密囑為霖当結有
兵符總鎮令謀與來方能濟事大者公侯次者提鎮文职布按随補

尔應打扮生意往来傳遞運儎接應功成之日本部院決不負尔

崇叩首而出次日即領回諭併劄付銀両貨物到遼罗仍帰台湾

共叔輝備述併交所帶劄付銀両為霖大喜随結副將蔡愷受銀

劄等事又結總鎮高寿亦受銀劄僉名画押寿对為霖曰謀人之

国大非細事必得細心者四五人方可成事今当遣崇过廈门通

知姚总督令其大整舟師前来台湾聞知必令国軒提兵出守澎

湖然后我们方可舉事接應此寔萬全之策霖曰此計甚妙奈無

同心可謀將若何寿曰建威後鎮朱友與吾頗交厚俟吾往說之

霖曰若得火燒其事何惧不成（朱友綽号火燒）但当善覷方便不可造

次倘有漏洩身家难保寿曰公且安心自有斟酌是晚寿到朱友
家與友談吐间忽長嘆曰昔先王以礼待士今日以親用士友曰
親者如果才能甘心拜服恐係庸碌之流徒作威福以禍生灵心
寔不甘寿曰公之念及生灵真有良將風度但不知生灵何日得
脱此苦海耳友曰吾和盤打筭無一能救生灵於苦海者寿曰此
惟刘武平一人已耳友曰武平若方正亦不至于此吾思惧鄭氏
者武平也（友此言蓋指前日閏軒假病充滅受范所害）寿曰依君所言生灵
終于沉淪公亦宜畫策拯救豈可袖手旁观友闻寿畫策拯救之語
其中有因就順應曰極欲拯救惜乎無遇其時耳寿曰公特無真

心救民耳若有真心何患于無遇友起身曰謹奉教寿曰竒遇其

時豈易輕道友曰尔我摯交何得作此矯語寿曰当誓而後言友

其寿指天誓畢寿方將交通姚啟聖始末情由一一詳陳友大悦

約明早到為霖家計議寿别去次日寿將昨日结朱友之事其為

霖典輝細述俱各大喜忽门者报友至霖芽迎入延之密室各吐

衷曲随出单令友僉名画押大設筵宴尽欢而散為霖見事有八

九即其典輝商量乘十月小陽春有南風可通知姚総督率師前

来典輝然之即令崇过厦门通知友自是日画押回家细思事成

吾其高寿乃平海第一功臣也日间不敢常時往来恐人生疑每

定更后友欲到寿家至中途似有人推跌翻在地茫然不得前回則安如此者三四次友自思此必天未滅鄭氏之故遂出首為霖高寿蔡愷陳榮等私受姚啟聖銀劄買散人心不日舟師到澎為霖等為內應克塽大怒即遣錫范帶兵士擒為霖等勘問鄭聰曰為霖相貌不出吾之料也時懷安沈瑞自到台湾因人口浩繁所有粮米養贍不足其太夫人金氏屢出黃金兑換或出元宝燒鏨左右每每密告錫范范以瑞家中充裕承勘問為霖之案令霖称謀成欲扶瑞歸 清朝瑞有預謀焉

第四十五卷

八十九回

不越礼沈瑞讓吊　　重夫義鄭氏就死

康熙二十年辛酉馮錫范録為霖供啟擲懷安侯陰與傅為霖通謀請下六官鞠議果否有無通私之事擲信之即令陳慶傅沈瑞暨其胞弟珽交錫范会勘瑞至見錫范供曰瑞從到台灣南北音語不通惟有兢業自守並未曽私交一人預事至于結親特出于先藩主婚非瑞之所敢過求也（先藩指經）今日為霖扳扯真是平空陷害但瑞之生死總出藩恩夫復何言錫范令陳慶帯瑞珽出暫看守復與官議六官以瑞果于外事無預且為霖之供不过事成

之日欲扶瑞為首耳豈可以莫須有之事而置瑞于死地乎范曰
凡事不可不叅破此人將來必為禍宜除之以絕后患衆默然議
遂定郎斌啟與曰瑞妻乃斌之女乞藩主恩赦斌女回家與許之
斌馳回令婢嫗到瑞家中請夫人回家夫人不知其故即上轎回
家甫入門見父母咸立堂上即問曰今日何事接兒回家斌將始
末細述因念骨月啟藩宥汝故差人接汝回家夫人曰爹言差矣
兒雖父母所生但今日之事兒身乃沈門之身非父母之身所得
愛惜者也況当此存亡之際夫叔被戮姑妯在堂兒若生豈不被
人恥笑生為沈家婦死為沈家鬼理所宜然爹莫愛兒以貽笑即

轉身欲出父母兄弟以及婢嫗呼哭挽留不忍三四夫人決意不
從毅然隨篙而回余書至此拍案贊曰

其一　南北婚姻豈偶成　死生今日別離情
　　　不從父母歸寧咏　顧賦終天一路行

其二　守一曾聞保母言　不同生死離侯門
　　　黃泉旅次暫相待　公案共完理正尊

錫范啟克塽出為霖高壽才襟斬陳典輝蔡愷芳示眾盡収其家
屬發配独為霖妻蔡氏共子婦黃氏不辱自縊黃氏泉州東石黃堂之姪女也
又差陳慶持練勒瑞斑兄弟瑞聞命解汗巾一条带荷包囑慶曰

荷包乃吾夫人所綉帶此汗巾煩泉持回與吾夫人作別記生死異路永從此辭併再為我代禀岳父不必繁礼費用布袍桐棺足矣斑亦曰亦煩老哥代吾致意親家併吾夫人一如吾兄之言殯殮只此足矣斑乃陳大烈婿語畢二人各上凳欲投繯而斑居左瑞居右斑慌下凳瑞问何為斑曰人以五倫為重今雖就義亦不可以弟而先兄吾兄身居侯爵又勇兄長豈反居右而滅倫瑞曰当此之際焉用儀文既如說右行此礼何為不合斑上凳兄弟二人相向而縊軍民闻之無不流涕贊曰

不因以死故　混越礼儀文　遜讓言南北　從容惟有居

夫人抵家見瑞之祖母金氏姑太夫人潘氏業已就縊死跳哭曰
老太〻與太〻先行媳婦隨後即来忽陳慶奉令抄瑞家併搶汗
巾荷包至述瑞斑遺囑併傳藩令將所有家屬欲盡收發配夫人
接荷包称謝時瑞之妹大姐三姑娘咸曰毋被辱願相從于地下
各奔入自縊而死夫人令慶盡撇其家之所有而去請收瑞斑屍
骸克塟允其請夫人與父斌市棺收殮老太〻與姑姐并瑞斑及
姑姐柩于中堂另收諸氏柩于別室空一柩于旁以自待斌夫妻
合婦女眷屬咸劝曰夫人孝義備至可謂無愧毋自戚以損其身
夫人怒曰毋乱人意兒已計久矣豈無辜負地下況兒已無意于

人世之割愛勿以兒為念遂絶粒奉列位飯三日從容謝别父母共兄弟姐妹諸親眷属而自縊官民無不感嘆斌夫妻痛哭收殮共瑞芳柩安頓一室

按此事後至癸亥年平台湾姚啟聖以其事題請誥封郭氏一品夫人都統張夢吉差防禦禀張国柱擲諸柩入京

賛曰

顏棄人间烟火食相從地下魂魄依双〻携手帰天府細雨霏〻冷釣磯

其二

莫言荒服地十室有忠良慷慨直辭父從容即別娘忍生三
日飯就死一炉香泡幻真同梦声名日月光

第九十回

国軒出守澎湖島　何祐偹禦雞籠山

康熙二十年辛酉（永曆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閩視事即洛会姚啟聖以造戰艦但未知澎湖情形如何忽傳聞有泉同安高浦人陳昂其母在廈逐日從台回来琅急名昂入客室詢其澎湖情節昂詳陳郑経已死長次争立權臣执政悍將恃威自閩大老爺奉

吉出京兵士莫不心驚胆寒琅曰彼何知之速耶昂曰八月十五日御筵罷名之日都门偵者星馳膠州快哨飛報業于九月初一日列国軒已知矣琅曰狡賊伎倆可謂精細如今作何防範昂曰將所有熕船戦船一概修整鎮將所有眷属皆移于安平居住令其統兵未澎禦敵其無眷口者奔守不要緊地方且年歳欠收米貴如珠災異頻見訛言四起大師一臨澎湖可取若得澎湖則台湾自危矣又問澎湖情形琅曰彼將台湾〻泊之處設立砲台我師豈不艱于停泊波艅昂曰国軒必緊守娘媽宮東西両崎内外塹諸嶼至于八罩花嶼貓嶼等処雖有哨船亦是無几之兵大兵

一至彼必自走則任我們寄椗收䑸琅曰用何風信昂曰澎湖坐東北当用東北風可去琅見昂言語識畧經濟遂用為督理坐駕外委把總昂号星華平澎台功官至总兵昂又牽火長曾福識認澎湖礁汕翁尾十五日報傳為霖苛机謀不密全家藉沒累及續順公沈瑞苛聖嘆曰豈天之未欲登濱民于衽席故使是謀之不成也但澎湖自鄭經庚申回台未曾設禦迨經死塽繼立雖令董騰林陞不過輪流奉守而已因藉沒為霖家搜出與啟聖往来密書有陳其澎湖無備可速督舟師前来一鼓可得若得澎湖台湾即虛便当起兵相應之句探報施琅出為水師提督專征澎湖錫范恐鎮守不及則台

湾危吳啟克塽令刘国軒出汎澎湖相地設險一時軍需戰艦未備以水師鎮林亮督修改洋艘為戰艦而擢林亮為右虎衛更名日豪工官楊賢条陳生財裕餉凡有村落民舍計週圍丈量以滴水外每间每丈寬闊徵銀五分克塽允啟令李景張日耀清查徵地(地)百姓患之毀其居室甚衆国軒到澎湖駐劄媽祖宮坐快哨巡視十六嶴相地設險于風柜尾築砲台一座四角山築砲台一座雞籠山各築炮台一座東西峙各築炮台二座牛心湾砲城一座虎井桶盤嶴各設炮台一座媽祖宮置城一座如(加)女墻濠溝安設大炮星罗棋(碁)佈提防週密其八罩水鞍澚苛礁石沙浅四面受風

無水者俱不守禦又啟蒋援剿左鎮陳諒為右先鋒鎮提調各島
與陸路諸師以右武衛林陞為水師總提督調左虎衛江勝副之
宣毅左鎮邱輝援剿後鎮陳啟明二人為先鋒克塽錫范悉如国
軒請遂授軒為正總督〻水陸諸軍自副將以下許其先斬後奏
又以征北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二人為副共守澎湖應敵軒
又以海壇總兵林賢前欲率舟從雞籠山登岸進攻台湾今施琅
既出為水師提督水務諳熟詭計甚多此處正當為備切勿疎防
以貽後悔啟請克塽與錫范商議范奉左武衛何祐為北路總督
以智武鎮李茂為副往守雞籠山總鎮如蔡文郭仁黃良驥沈誠

諸將宿不服李茂所總范聞之情甚旋請兌換擢茂為右先鎮以壓之衆屈于不得已從之行何祐至雞籠山共諸將踏勘地勢不外旧址公議仍築旧城蔡文嘆曰以現成金湯永固之城無故毀為平地如兒戲然今又重勞兵民再築謀国者固如是乎（指錫范平日無故毀之）祐驅土番令諸兵士負土擲石照旧址築城仍于泊船隻登岸之處築砲台防禦祐于旁山上結一大營週圍開濠築短墻以作犄角之勢但士卒疲勞不服水土兼手足沾磺水個個發疥抓破即腫糜爛难堪兵士怨望錫以諸鎮或分守澎湖或出鎮雞籠山台灣空虛恐一時有变隨啟兌換抽鄉兵令人監督操演分轄防守

要口悉畏粮露宿百姓嗟怨後闻施琅進剿展限于来春三月四月信稍緩陳繩武啟無失農時方暫撤鄉兵回安業十二月国軒偵知喇哈達吴芳春姚啟聖吴興祚会師于安海琅以北風太硬难以連艅各回省城軒遂將水陸事務托交陳諒林陞二人料理自帰台湾报知克塽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国軒以澎湖重地恐乘新春宵小不測有变遂辞克塽于初三日領載粮餉并大隊揚帆出守澎湖

第四十六卷

九十一回

施琅密疏請專征　　　葉明分旅平土番

二月施琅以渡海征戰出于乘机便可進取耑事事若馳会督恐失其時遂密請專征疏曰

為密陳航剿海務机宜以收萬全事切照臣駑駘庸才謬荷

我

皇上特恩起用以臣深知水務賊情專畀進剿海逆之責臣思滇黔美兵悉皆底定惟有台湾四十餘年残孽逋誅未殲致厪

聖懷臣敢不悼心籌畫滅此朝食受事以来練兵整船靡敢刻懈業已就緒然用兵之法不得不熟審詳慎即古者用兵多用

詭計声東擊西兵不厭詐非可直道而行去冬其疏展限請以今
年三四月乘北風進兵蓋為剿逆奸細頗多使賊知我舟師
必用北風而進然後出其不意而攻之臣在〻密用間謀乱
其党羽自相猜忌自去年逆艘糾集澎湖欲抗我師扼險以
逸待労設我舟師到彼必經过澎湖西嶼頭然後轉帆向
東北而進正值春夏之交東北為多我船尽是頂風頂流断
难逆進賊已先踞穩而外塹内塹接應娘媽宮俱居我上風
上流禦敵其勢甚难衝擊故不可不慮及此也所以前議北
風之候恐未能萬全且水道行兵專賴風信潮水非比陸

路任意驅馳可以定計進止臣日夜集心熟籌莫如就夏至南風

成信連旬盛發從銅山閘駕順風坐浪船得連艅齊行兵無暈眩

之患深有得于天時地利人和之全備使賊艘有狡謀斯時反居

下流下風賊進不得戰退不能守澎湖已得便知賊勢虛實直取

台灣便可克奏膚功倘逆孽退守台灣死拒要口我師暫屯澎

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窠穴使其不戰自潰不然至十月乘小陽

春時候大舉進剿立見蕩平此乃料敵制勝所當詳細一一披陳

者也然臣竊有請者督臣姚啟聖調兵製器獎勵士卒精敏整暇

咄嗟立辦捐造船隻所無不備矢志滅賊国爾忘身堅甯报效非

臣所能立企惟是生長北方雖有經綸全才汪洋巨浪之中
恐非所長況撫臣吳興祚現陞任他省即有新撫臣初到視事恐
未悉閩疆情形臣之鰓鰓請督臣宜駐廈門居中節制別有
調遣臣得專統前進行間將士知有督臣後攢糧運策應則
糧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于萬里甲兵今若與
臣偕行征糧何以推攢封疆何以仰賴安內攘外非督臣斷
難彈壓臣故叅疏入告使督臣聞知必以臣阻其滿腔忠藎
仰冀
皇上察行溫諭督臣免其躬親偕行今臣同督臣操練水陸精銳

官兵充足三萬分配戰艦儘可破賊但臣僅有水師提督印信未奉

敕諭之使專征剿伏望迅速賜頒以副轉眼師期俾得伸嚴號令用以節制調度所有督臣題定功罪格賞賜臣循例而行則大小將士咸皆凛遵至于師中叅酌現有同安總兵吳英智勇兼優竭力自許可以為臣之副尤望施恩嘉獎又有興化總兵官臣林承金门總兵官臣陳龍平陽總兵官臣朱天貴海壇總兵官臣林賢留閩候補總兵官臣陳昌江東副將詹六奇隨征左都督臣李日煋等俱堪衝鋒破浪勇敢克敵共懷擣賊巢

藉我

皇上天威丕著醜類遊魂何難殄滅航海滅賊関係臣之一身承

当責任何等綦重以故凡賊之形勢風之順逆事之區畫亟

当十分詳審以畨萬全况出汪洋大海之外靡敢輕率妄動

苟且從事致負

眷顧之恩臣隆当会商將軍合詞具

題而將軍海務情形非所諳曉又恐奸細窺探洩漏是以自將戦

略師期密疏上聞仰祈

睿鑒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一日到京報進晋中十五日丑時台
灣忽滿天昏暗有白氣三条從西北貫東南十八日丑刻如前昏暗
白氣從東南起貫入西北出汎雞籠山諸軍士大半疾病五月施
琅見船隻齊備遂咨請喇哈達姚啟聖至銅山欲乘南風成信進
取澎湖啟聖曰南風輕軟候北風方可出師琅曰南風雖軟在銅
山放洋居于上風上流我舟師可得成䑸兵士又無暈眩之苦勢
如摧枯拉朽啟聖曰刘国軒久年積寇詭計甚多我師欲拠上流
上風安知彼不以上風上流而來迎戰乎互相爭執喇哈達曰平
海事関重大奉

旨提督同心豈可各執己見当且展限以候進取琅不得听啟聖
主稿展限琅嘆曰如此相制海寇何日得平邉民何日得安無奈
又操演待時雞籠山回有重兵鎮守故起沿途土番擻運粮食土
番不能挑悉皆背負頭項單督繁雜不論男婦老幼咸出供役以
致失時況土番計口耕種家無餘蓄而枵腹趋公情已不堪又遭
督運鞭撻逐相率殺各社通事搶奪粮餉竹塹新港各社皆應之
擲聞報詢錫范〻夲左協理陳鋒督率將中兵宣毅前鎮葉明右
武衛左協廖進芳督兵征剿但土番性情輕挑男婦成羣所用標
鎗而已各社各党無專主約束之人故不敢大敵只于夜如蛇行

偷營衝突一聞合兵征剿各挈家逃入深山吏官洪磊啟陳土番
之变情出無奈苟專用威則深山藏匿难捣其窠穴当柔以惠則
懷德遠来善撫而駕馭之況当抑家有事之秋豈宜震動伏異遣
員招撫工請充塽允從遣各社通事往招併令葉明芽進兵谷口
撫剿並用通事雖奉令入山說之奈土番各党樹立不勝其說每
突出谷口剿掠明于各隘口樹棚日則帶銳手巡哨攻打設備用
之土番伏無粮可食出則咸被截殺計窮乞降明轉啟充塽允
之再令通事入山領其衆仍回原社耕種然後頒師

第九十二回

施琅祷天得甘泉　　鰮魚應数死澎島

七月十一日施琅接邸報讀將軍喇哈達疏內有提督称南風不如北風之句駁怼曰此説何因急当密告十三日遂上疏曰

為欲淨海逆根株全在彂

旨決計進剿以收寔效事窃惟我

皇工御極以来宇宙廓清無思不服惟鄭逆抗拒横行深費

皇工旰宵南顧之憂臣茲渙荷

聖恩起用重臣以水師提督之任責臣進平台湾之逆又蒙面奉

天語温諭諄諄剿滅台湾以免生靈塗炭何等彂切故御

命以來兼程疾趨即于去歲十月初六日抵廈门視事点驗兵船
全無頭緒焉敢妄奏進勦時欲具疏入告恐瀆寅恭和衷故日以
継夜廢食忘寢一面裝船一面練兵兼工製造器械躬親挑選整
捌至今年四月終方称船堅兵練事〻全備移請寧海將軍喇哈
達侍郎臣吳芳春到廈门看閱此事將士揮拳擦掌人〻思奮將
軍二臣交口称賛不已臣即于五月初三日会同督臣姚啟聖統
率舟師閘駕至銅山以候夏至後南風成信聯䑸進発第督臣以
五月初一日准部咨進勦海賊関係重大之
旨隨轉意不前而三軍側听一尽解体臣自初七日起与督臣决

計進取力爭十餘天至十六日將軍二臣抵銅山到臣營所
臣面懇將軍轉劝督臣乘南風進勦無不摧枯拉朽之勢奈
督臣終執
旨意以提督仝心合意為辭臣不便遠抗姑听督臣主疏展期寔
非臣之本意此二將軍臣親到銅山所目擊而共悉臣衷也
本月初七日承准兵部劄付内開寧海將軍喇哈達等疏稱
總督提稱南風不如北風臣深為駭異切思當日在銅山共
將軍二臣並無言及南風不如北風之語日共總督爭執南
風進勦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即通省士庶亦皆俱曉且督臣

日遣各總兵海道功臣暫依督臣之議令將軍二臣具疏不
分晰明白一筆混入章疏陷臣推执不前若非
皇上寬置不究則臣先後疏章自相矛盾欺誑
君父罪当萬死矣夫南風之信風輕浪平將士無暈眩之患且居
上風上流势如破竹豈不一鼓而收全勝臣見督臣堅意难
以挽回故聊遣赶繒快船三十二隻令随征總兵臣董義报
誠總兵臣曾成提標署左營遊擊事臣阮欽為併各鎮千把
等官領駕前往澎湖瞭探賊息擬其回稱義等奉令遵于六
月初四日午刻從古雷洲開駕至初五日未刻到澎湖貓嶼

時船未便輕進花嶼前灣泊至初六日黎明率各船由虎井
過西嶼頭瞭見刘国軒賊艘尽艍俱泊娘媽宮賊見我船大
船緊起頭帆小船盡起大帆賊遂出赶繒二十餘隻駕出西
嶼頭又有八罩賊船十餘隻自南面而來我船恐衆寡不敵
本日未時傳砲收回各船歸艍于初七日到大担初八日到
廈门港歸汛荅情拠此則此行遣回各迎哨船隻来去無阻
現有明拠矣右决乘南風進取豈不可見成效乎業將瞭探
情由逐已咨報將軍二臣併督臣知照在案乃坐堂華帖式
譚水哈畜具

題大兵水面度日逆賊窺望空隙之疏殊非真知灼見為詎臣
全不解其故然臣生長海濱總角從戎風波險阻素所履歷
且荷
簡命前任水師提督閱歷至今豈有海面情形風性水性猶不暢
曉胸中而華帖式乃更識于臣乎蓋賊中情形臣有屢得旧
時部曲咨寄通報稱台湾人心惶惑無定兼以刘国軒恃威
妄殺稍有嫌隙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間有慕義內
應奈隔絶江洋难以朝呼夕應豈敢公然謀舉此端便是可
破可剿之机又此六月二十八日擬守口兵丁遞送澎湖長

髮賊柳長勝林斗二人赴臣軍前投誠詢據林斗等供稱原
坐杉板頭過来投誠澎湖新旧熕船鳥船赶繒船隻帆船各
船共有一百二十隻刘国軒林陞江勝等共計賊衆六千餘
内有家眷旧賊約二千餘名其餘供係無眷口新附之衆私
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只等大軍到便瓦解帰順有偽肅一
鎮下將領謀議候出娘媽宮擀船乘势駕船過来投誠被其
知覺登被殺頭目九人因探闻我兵船自銅撤回帰汛彼故
謂賊二千餘名回台耕種以作粮食今只畱賊四千名在澎湖
配船防守等語據此虛寔又得其詳矣且臣更以賊中之情

形言之昔之偽鎮營蟻附脅從皆鄭成功鄭經父子結恩舊人籠絡相依今刘国軒外戾擅権動輙殺戮以威制人誰肯甘為魚肉是我師未到澎湖権就在刘国軒一人主持我師若抵澎湖勢难過各汎偽卒之变乱則踞守澎湖之賊縱有萬餘内多思叛驅萬(異)心之衆以抗我精鋭勇往之師何足比数雖刘国軒輕命死敵於人心猜忌之際靡有不潰則可破可剿之机又無过于是今我

皇上若以俟有可破可剿之机

温旨下頒則汪洋巨浪之中誰有效命七尺之軀而殫力三窟之

際勢必藉

旨意為居奇迁延歲月虛糜浩費所謂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是賊無可破可剿之日矣矧夫按兵不動若以撫諭刘国軒沐猴鴟張撩縱自若志得意滿斷無輸誠向化之念雖其中有偽營賊衆有心帰正而逐来各港澳家一船不許出港縱有謀叛阢情亦难通报故非聯絡進發疾行撲擊安有自甘献俘坐待賊死亡竟在何時在督臣滅賊之念甚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混心嘔吐身体維艱所以前疏恳留督臣居中調度為此也中有一二視此畏途未免低徊

以致督臣疑惑不决臣雖庸愚料敵頗効前于康熙三年间

海逆猖獗

皇上特差兵部中党到闽问臣机宜当即决意進攻厦门時督臣

李率泰亦以臣過于擔当然两島竟為臣克平旋于康熙六

年十一月為逆悪冝靖逆賊难容并事具 題未奉

諭旨乃使逆孽于甲寅年有燎原之変今鄭経雖死留此餘党负

踞絶島臣生丁卯年六十有二血氣未衰尚堪报効今不使

臣乘机撲滅再加数年将老無能為後恐更無擔当之臣敢

有渡海滅賊之任是以臣䰟〻必滅此朝食惟是台湾残孽

未蕆故溢設許多鎮營官兵糜費錢粮貽累生民所設水師
鎮營原為航海搗窠之用今就中挑選精兵二萬有奇大小
戰船三百号俱堪破賊可以無用陸師亮相牽制率难成功
若陸師之中间有勇敢効忠熟練海務能將容臣詢選一二
以為臂指共相大舉之需伏思臣累受
国恩奉
召進京師寵擢内大臣之列叅豢十餘載今又謬荷起用寸功未
効又叨更晋官銜特賜御膳全椢亘古未有受
君恩如是也即赴湯蹈火臣志所不辭倘荷

皇上信臣愚忠獨任臣以討賊令督撫二臣催攢粮餉接應俾臣
整刷官兵時常在海操演勿限時日風利可行臣即督奔進
兵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何難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
臣朴質武夫一片圖報微誠惟知欽遵
天語煌煌責臣必破台灣克奏膚功臣以
君命為重當先克盡臣節不禁煩瑣激切瀝陳断無浮言飾詞昌
昧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睿鑒俯將臣疏留中

大賜乾斷決策
渙音速下[降]事必見效生民幸甚封疆幸甚緣係奏陳欲净海逆
根株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尽伏乞
寬恩全覧施行為此具本謹陳奏請
旨

按台湾十五夜四更慧星再見于卯申方至二十夜方滅八月初一日申刻
復見于西方光芒指北至初五日酉刻芒又轉指東方初十夜大小星數百
墜下雞籠山不几日守將總兵郑仁沈誠副將黃明等病故弁兵士卒
死者過半

九月初一日施琅統領五營官兵船隻就廈門駕至泉州海口吳
塗寄泊操演又咨檄海壇金門銅山興化各總兵協鎮營將以及
聯絡赶繒艼船至平海衛會齊進剿十月二十日施琅在平海衛
接着
諭旨有云進剿海逆閩係緊要着該督提等同心協力催攢錢粮
勿致遲悞前批啟聖具
題功罪定例交與施琅遵行二十八日又接
旨若有可行机会提督施琅等應遵前
旨統伊所派船兵毋失机会而行可也琅連接

旨意進剿權威帰己遂咨請啟聖剿撫事宜以便主決啟聖覆以
賊之果否誠心投誠难以逆料未便遽行遣言往撫俟看机会之
文琅笑曰遣撫既不敢逆料懸揣豈可虛糜錢粮則決計進剿但
平海一灣土地荒蕪所有井泉俱被冲壞惟剩一井又淤淺盐滷
兵士雲集取水維艱琅思昔日耿恭拜井尚得甘泉今我奉
天子命平海以救生灵当照例恭祷古琅遂虔誠祷告畢令軍士將
井淘淨而泉水冥湧嘗之其味甚甘日夜挑汲不竭三軍是賴遂
勒石其井曰師泉　賛曰
海島已無泉　三軍几斷烟　貞誠虔拜祷　汲引任回旋

十一月琅因北風太硬未敢進剿令各鎮協營暫俻汛自統船回
廈十二月啟聖以琅未敢渡海查典刘国軒有旧好者華珉副將黄
朝用即差往台湾招撫許其不剃髮只称臣納貢照高麗朝鮮事
例至澎湖見国軒〻轉送台湾其錫范縄武総特波涛議未定軒
頃知琅撤兵各歸原汛二十六日亦回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永曆三十七年正月黄朝用見国軒錫范等犹豫
無意投誠連日辞回刘国軒啟克塽和議大事遣能員入省报命
洪磊奉天興知州林良瑞才能堪為使塽加瑞総兵改名珩同黄
李黄朝用往福州見啟聖国軒囑林珩密探船隻虚寔珩識之二

十五日珩苷再次遣罗令快哨入厦门报施琅敌進見琅却之二月初一日黄朝用苷船泊惠安縣獺窟澚馳報啟聖〻令黄朝用仝林珩苷馳驿初六日到福州見啟聖共喇哈達金鋐礼待珩会疏

題報另知会施琅遵剿撫之

旨為善策琅覆以奉

旨專征撫不敢主如果有真誠向化必遵制削髮啟聖共哈達金鋐亦未能決惟暫畱林珩于貢院十三日国軒辞克塽仍到澎湖詢度防禦但啟聖欲撫而琅欲剿兩議未合啟聖遂送黄峯林珩二人回台四月十六日澎湖狂風暴雨涛湧翻天次日浪恬波息

一魚長二丈餘四足身上鱗甲金色迹有火炎奪目從海登陸兵民見而異之国軒率諸鎮暨澎湖安撫司陳謨等各献冥宝紙銭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乘夜登山死于百姓林英之厨下天明报国軒〻令瘞之

按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或有问于黄蘗寺隐元大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问何時滑滅元曰帰東即逝辛丑成功發台红毛望見一人巍冠博带騎鯨鱼從鹿耳门逝漾而入後功以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四月间功未病前有副将楊明梦成功冠带騎鯨鱼由鯤身之東出于外海竟而去異共人述之不数日而成功卒正符

阮元歸東即逝之言
按阮元住黄蘗青德行精修曾遣其首座振師過日本国至港口舟覆而死越歲元往将至港口元梦振首座領衆而迎次日風浪大作群魚千萬船衆咸恐懔共請于元〻曰毋虞令侍者出紙筆乞免朝二字于水仙门焚之頃而風息魚散元居日本国人奉之如活佛

第四十七巻
九十三回
施琅乘南風東征　卯輝不惜身西敵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永曆三十七年五月施琅以平海甘泉之湧台湾欠收之兆是天將亡鄭氏宜乘机進取不可遠時遂密具疏曰

為海逆形勢將滅不宜少寬自解賊危事窮惟臣奉

命專征調集舟師俟期進發總期必滅此賊而後已茲正月十六日准督臣姚啟聖送到会

題疏稿為選將挑船安頓上風等事內開選其善識水性勇往敢戰挑繒趕六十隻佔踞上風安泊出其不意直鼓奮擊俾其驚疑無定則洋取無資糧不繼一二年間剿撫皆宜等因到臣臣聞之不解其意督臣凡所会同章疏未嘗移稿議定先已列名入

告然

後知會故臣不得不瀝陳緣由照台灣逆孽情勢臣籌度之
甚悉自去年出海至十一月秋各官兵船隻方得齊集平海衛
取給糧餉僅領至十二月止惟官兵渡海應得俸餉必預備
隨帶臣在平海舟師時駕出洋撩演若風可進即直取澎湖
若風未便則仍獲收回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出洋忽轉東南風
乃止二十七日開駕至青水瀾風輕又轉東南順風再收平海
雖未及直抵使官兵屢涉汪洋之中冲風顛浪愈練慣熟賊
聞知亦自驚疑不暇盖大艨之船必藉風勢順利方可直搗賊
境始克成功若風勢未順尤恐零星不齊何能協力撲滅亦

于五月初七日據臣署左營中軍守備黄復謙報称初二夜有偽將
刘秉忠昔在澎湖挈眷八十二口駕双帆船一隻前來厦门
投誠等情據此值于正月十三日准同安縣鎮臣吴英咨送刘
秉忠等到臣询问據供去年五月间刘国軒知我師往銅山
東南風進發甚是驚恐莫措後傾知撤回帰汛刘国軒乃放
心自回台灣料理要口將大小戰艘百号賊衆七千餘名交
偽鎮將林陞陳諒等現在扼守賊中人人自危多有離叛之
心口供在案臣于今日將刘秉忠洪貴二名轉送督撫二臣
查訊去後今督臣疏称欲改砲船為洋販聚衆為耕種請挑

趕繒六十隻南北灣泊一二年間自致困疲剿撫皆宜臣不解督臣如此主持不定似非善策今日水師齊集在海操練以制賊衆譬若有人為以扼其吭氣將垂絕一為稍鬆則其氣舒而復起詎以六十船之南北灣泊北風平海可泊南風則將軍澳林景與豈可灣泊之处乎臣之操演所以候机候風進發又以屢奉

温旨進剿海逆事関重大臣所統官兵二万有奇大小戰船二百餘号責任靡輕大艅舟師渡海回楨不可不籌出萬全豈敢輕率妄動又水師在海操演皆出本係行生俱各給粮船兵

又無額外添設之費惟以賊一日未滅臣一日未能偷安

且此賊伎倆臣熟籌深算力任剿滅矢志不移寧敢有片語

虛飾于

君父之前而督臣欲仗提備船六十隻可為困斃賊勢誠恐一二

年復張声勢其費力尤甚臣素知海逆始終虛寔初時猶是

疥癬皆因彼時當道泛忽姑息不亟攻治養成疽癰潰四十

餘載負抗荼毒數省致煩

聖慮屢動大兵征討糜餉不計今若再一寬縱又蹈前轍故臣惟

俟風信之便順必無不破之逆賊斷不復遺此賊以厓

宸衷緣係密題海逆形勢事理貼黄難盡伏乞
聖上全覽乾斷勅部議施行為此具本謹密　題請
旨
刘国軒設澎湖各島停当集諸將商議戰守之策林陞江勝邱輝
吴潛等皆願竭力死守第慮粮餉不足軒遂公啟克塽下六官
会議錫范曰有土便有財再匀派百姓車稅毛丁項国軒聞之
即飛啟云
當今百九皆出民间五谷不登米價騰貴百姓自苦極矣若再為搜
括恐人心搖動則外侮立至須由内帑或由捐助庶可萬全無患

工啟壎

壎以亦錫范々曰兵原以衛民々自應養兵今內帑空虛百僚蕭條不取之民將何所出鄭聰亦以錫范之言為是克壎不能主決拱手唯々時有工淡水通事李滄獻策取金裕国安撫司林雲為之轉啟克壎令錫范问滄取金情由滄曰從上淡水坐蟒甲（蟒甲畨小船名）向東而行々至方浪石灣轉北而南遡溪直進此水路也可取金沙陸路当從畢南覓社而入內有强梁土畨擱阻須整師列隊護而前行方可范允其議啟壎々令監紀陳福宣毅前鎮葉明統所部護衛入畨取金明昔至畢南覓社見土畨刺身箍肚硬

弓掭鎗把險以守不得前進即驅其土魁繞別路到力鋸社連殺
數番亦不肯指出金炮無奈引送鄭聰鄭明鄭智爪牙顏臨李郡
李靜荐橫為肆虐道路側目禮官都吏林敷地見百姓不堪上敢
顏臨力能回天道路側目李郡奸能惑人睚眦必報李靜財
足通神犯之必死
充槧批供錫范審報雖諸公子閑情輕義而懲儆頗各斂蹟百姓
稍安五月十一十二兩夜台灣大星四五個從西北墜下又有無數小
星隨之二十八日大雨傾盆至六月初六日方晴山川崩裂溪澗沖陷
田園悉為汱壓萬年洲瀨口地方𡨚有水斗一隻冒雨奔下海漾

過三鯤身登陸由安平鎮過海又從柴橋頭再跳下海向大港出

而死姚啟圣與施琅各执剿撫萬正色陳三不可行佐啟圣当撫

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況於数十年之積殆乎二、有汪洋之隔波

涛不測之險三、彼船隻堅牢水務精熟之流琅見主撫者衆遂密

陳可取疏云

為海逆有日蹙之势航船有可破之机密陳情形仰祈

睿鑒事切惟臣奉命征討台湾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抵任以

来一面整捌船兵相机揚剿併遣心腹三四人漸次密往台

湾澎湖賊中通達臣之旧部在彼現為鎮營曾兵令其就中

謀叛取事自去年亦有通信数次俟大兵臨境之時方敢内
乱倒戈迎降至今年正月初二日有偽副將刘秉忠并坐双
航船船一隻帶眷八十三口在澎湖前来投誠正月二十二日
偽総理李瑞并奪民船一隻帶兵二十一名亦自澎湖前来投
誠三月十日有偽兵許福并十四名駕小船一隻自台湾猴樹港
逃来投誠帯有臣前所差之人要緊寮潜通内有叛乱相應
消息併稱彼処米貴每担價銀五六两七社土番倡反形势
甚蹙人〻思危此乃天心厭乱明矣臣前差之人尚在台湾
謀结党類以待内應其許福并臣只移明督撫云云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晋中匆𢙣恐剿撫之議不相入或有漏洩以害成

也為此

具本謹密題

知

六月

施琅將大隊舟師齊集銅山併請姚啟圣至共商給發粮餉

及犒師銀両十一日琅大会各鎮協營守備千把隨征諸官將

先鋒銀錠擺列傳令征剿澎湖誰敢為先鋒者領取以便首

先冲艅破敵遍示諸將未有出應独提標署左營遊擊藍理

挺身出領先鋒銀両琅允許十三日祭江十四日辰時琅統諸

閩舡各將指地議

將諭六月風波不測施琅是慣熟海務者豈敢故犯冒然興師乎不過虛張声勢如甲辰年出船好復

旨請寬限做官而已忽十五日辰時八罩巡哨船瞭見青水塭一派帆船如葉乘風直向澎湖而來想係施琅舟師隨飛報国軒〻駭然忙差領兵吳略持令箭與右先鋒鎮陳諒着其兼督陸路諸將謹守遍傳守獅嶼頭戎旗二鎮吳潛守風櫃尾平北將軍果毅中鎮楊德守雞籠山遊兵鎮陳明仝中提督前鎮黃球守四角山果毅後鎮吳祿仝侍衛後鎮顏国祥分守內塹壁宿鎮楊章仝右先鋒鎮李錫分守外塹右虎衛領兵江高侍衛殫忠营王理守東嵵後提督中鎮

張顕守井心灣前鋒鎮黄顕等各移大砲大熕羅列海墘横截攻
打勿使他得灣泊寄椗又傳集水師總提調右武衛林陞督征北
將軍曾瑞定北將軍王順左虎衛江勝援剿後鎮陳起明宣毅左
鎮邱輝後衛左鎮黄聯後勁鎮刘明折衛左鎮林順斗宿鎮施廷
中提督中鎮洪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提督
前鎮陳旭中提督左鎮李廷珪水師一鎮蕭武水師二鎮陳政水
師三鎮薛衡水師四鎮黄国柱等諸鎮營督駕大熕船鳥船赶繒
船環泊娘媽宮前口子併内外塹東西嶼各要口守候争戰邱輝
向前請曰乘彼船初到兵心尚揺輝願領熕船十隻仝虎衛前去

衛殺建威中鎮黃良驥曰宣毅左鎮此論正合兵法先發制人半渡
而擊也国軒曰砲臺処〻謹守無処灣泊当此六月時候一旦風
起則彼何得容身此乃以逸待勞不戰而可汲功也諸公勿慮邱
輝等快〻而退琅統侍衛吳啟爵吳英朱天貴林賢楊嘉瑞陳昌
等各鎮營船隻至申時方到澎湖地方即令快哨前去探望回報
各処悉有船隻把守炮台相望惟猫嶼花嶼八罩水垵澳賊船無
几琅發令天色將晚所有船隻分䑸暫寄猫嶼花嶼諸澳水師二
鎮前營李富仝防守猫嶼中提督中鎮左營王顯守水垵澳左虎
衛領旗協楊武見琅大隊舟師將至衆寡不敵隨將船駕回娘媽

宮報國軒々知琅船到卯輝復挺身請曰侯今晚潮落冲艅攻擊
自然潰散不可使彼窺而料戰軒笑曰公堪稱勇將竭忠許國但
我自有成算施琅徒有虛名耳今當此日々颶報之期敢統舟師
越海征戰遂即發令馳告各守要口提防如半夜風起則彼無焦
類矣次早十六日琅督舟師齊到澎湖國軒坐快哨如飛於娘媽
宮前灣內督諸鎮迎敵林陞江勝卯輝曾瑞王順陳啟明楊文炳
等將熕船戰船趕繒船排列攻打我舟師鎮營各欵爭先互相衝
撞不得前会潮落風不順卯輝江勝首爭追擊遂少怯而退適琅
船被流挽下兼遇頂風林陞率前鋒鎮姚朝玉智武鎮陳侃戎旗

五鎮陳時雨共林順施廷洪邦柱等船捨大隊合攻琅琅正在尾樓上督兵禦敵忽流砲過餘炎燒着琅右由不跌倒諸將大驚琅曰毋慮火氣耳强起指揮提標署左營遊擊藍理望見琅船受困將自坐戰船逐浪冲䑸高呌曰將軍勿憂藍理在此遂夯斗頭熕穿陳侃船一隻登時沉沒又夯左邊橫熕一门攻中提督前鋒營陳陞船壞裂半邊理入䑸督衆揮擲火礶陳時雨船發火咸起水死故諸船稍退琅令船衆擊櫓略進風微起正轉帆行亦發右邊橫砲攻中侍衛右協蔡智船折頭桅方共理合䑸攻打打壞姚朝玉船一隻林陞不肯退揮諸船共理死戰理正戰酣為流砲餘炎

所傷連掩心甲燒透及腹跌倒肉裂見腸其裨將等忙舍戰救理理採手曰不妨趨其仲弟瑶督戰速攻莫因我一人而誤 国家大事衆急取藥敷其傷処裂旗幅褁理起整甲奮呼曰今日諸君不可怯戰誓與賊無生返戰愈酣陞身連中三箭終不退忽左腿被理火砲所傷遂倒船方散閙琅乘勢趕入逢江勝邱輝督熕船復合琅與理等退出外洋

第九十四回

邱輝乘潮落請擊　　施琅收軍申紀律

康熙二十二年 永曆三十七年 六月十六日刘国軒望見琅船已退而江勝

迎輝輝船尾追恐其貪敵遂鳴金打招旗勝輝聞收軍亦即轉船
仍回媽祖宮前口子下椗各坐杉板見国軒曰正欲乘勢追赶何
本督鳴金之速軒曰彼船隻甚多吾恐尔二人貪敵倘有別隊舟
師乘虚而入豈不是欲巧反拙我故收軍輝曰乘彼戰北軍心稍
虗輝共左虎衛今夜督熕船十隻直抵猫嶼八罩攻打料彼不自安
决然逃回軒曰今日已挫其銳氣不必追赶但謹守门户以逸待
劳彼船隻許多所寄泊梭嶼悉無遮擱之澚咸是石汫礁線早晚
風起不戰而自潰輝曰兵法有云半渡者可擊立營未定可擊乘
虗可擊今敵人犯此三忌而不乘勢赶殺若早晚無風合萬人一

心而死戰將奈何軒曰汝多慮爲俗云六月三十日有三十六颶今日
乃十六日明日十七十八十九就是观音颶洗蒸籠颶安浮無風之
理暫且養精蓄鋭拒險守隘以观其敗隨撥蔡明載右武衛林陞
回台詢理砲傷兼報大捷輝勝雖不遠命但怏々各回本船琅到
洋中闻国軒鳴金汲船入艅嘆曰何狡猾若是正欲賺散其船出
奇兵從旁冲入直搗其穴豈期其汲軍也会天將晚琅遂发砲將
大隊舟師汲寄在西嶼頭各照艅暫浮椗不許卸甲弓工弦砲入
手另馳令着配坐一号先鋒大熕船金门鎮左營千总游观光守把
中路要口光字用賓漳浦人官虎门副將海坛鎮中營遊擊許英配坐二号大熕船守把

左路要口同安營右哨千总林凰配坐三号大熕船把守右路要口凰字岐山南靖人官蔚州叅將防守刘国軒夜间乘潮冲出十七日琅号令全艅仍收八罩水垵灣诏兵方傳諭協鎮营將守偹随征以及千把等官到中軍船議事吴啟爵吴英林賢朱天貴楊嘉瑞陳昌陳龍何義陳蟒林実詹六奇等齊到琅曰賊船無多众等俱不協力向前互相观望延至潮落使彼继志攻擊右非藍理本軍门豈不危哉今帖式筆常在將

欽頒功罪格填明賞藍理銀二千两游观光銀一千两餘照有功有傷者輕重分賞撥船載藍理等併帶傷兵卒有回厦医治次將

詹六奇方郤許應麟葛永芳方永列管蔡斌等一十一員綑縛請
王令以臨陣退縮斬首示衆吳啟爵等七人向琅跽請曰昨日之怯
亦由我们船隻叢雜各欲争先以致自相冲撞使賊得以肆志用
砲攻打非諸將故違功令今正用人之際求寬其罪令彼立功贖
罪琅曰賞罰乃　朝廷法令犯者無貰本軍门安敢自私英等復
懇曰賞罰雖出自　朝廷而行法者寔我公也公肯寬恩使彼等
自当奮勇向以一当十等語各為懇請琅見諸總鎮懇懃求保即
曰姑看諸鎮情面暫且記過倘仍前觀望两罪並發决不寬恕英
等拜謝琅令釋其縛該將叩首起琅復面諭用命苟不捨力悔之

無及吳英獻策曰国軒所恃者不過数隻熕船而已我們船隻可
分開列陣不必斉進当用五梅花破之琅曰何謂五梅花吳英曰
彼船少我船多以五船結為一隊攻破一船其不結隊者為遊兵
或為奇兵或為援兵悉遠駕觀望相机而應則無成艍衝撞之患
又可以各尽其能奮勇破敵琅大悅曰挫公妙論足可以破敵必
矣以先用三疊浪而進変為五梅花諸鎮將得令依計而行遂合
各回船俟期出征



